

福建闾山教科仪本中的“王姥” 与“西姥娘”的关系

唐蕙韵*

摘要: 根据福建民间道坛传出的古本陈靖姑小说《海游记》的叙述, 闾山教是以巫教之正统自许的民间道教。闾山派下道坛之教派传说中, 与福建女神陈靖姑关系密切, 奉之为“奶娘法主”者, 谓之王姥教或夫人教。福建建阳市、寿宁县的闾山教道坛科仪书以“王母”或“王母七娘”称已得闾山道法救援的殇亡女魂, 与传统道教中统隶女仙的西王母关系相呼应, 表现于其拔殇度亡科仪中的西王母言行接应的动作, 其“王母”之谓意指西王母或殇亡王母, 名义转承脉络可谓清晰。而龙岩市闾山王姥教科仪书中, 除了王姥、夫人、姥娘等指称有具体职能和执法行动的法教人物名称外, 还有王太姥、金王姥、西姥娘等, 不时穿插其间, 但科仪中并无其具体职能的阐述和言行表现, 前行研究学者认为是法事功能的象征, 没有实质意义。本文意图继考察“王母”在福建闾山教科仪书中的词意蕴含之后, 探索龙岩王姥教科仪书中“王姥”与“太姥”及其相关词“金王姥”“西姥娘”等词称间的名义关系。由闾山派下道坛科仪书中“王母”和“王姥”名称含义的考察结论, 得以窥见闾山教对传统道教至尊女神西王母职能与地位的接受及移植, 既扩大了西王母对民间宗教的影响, 也深化了闾山教与传统道教的关系。

关键词: 闾山教 王姥教 西姥娘 金王姥 西王母 《海游记》

科仪 道教

* 唐蕙韵, 现任教于台湾金门大学闽南文化研究所, 研究方向为民间文学、民俗学。

一 闾山教与大奶夫人陈靖姑

指述闾山教的闾山一词, 最早见于文献著录, 在原籍福建的宋代道人白玉蟾弟子编辑的《海琼白真人语录》, 语中明言闾山法为巫者之法。^① 而福建女神陈靖姑与闾山教的关系, 见载于明刊本《三教源流搜神大全》^② 卷四“大奶夫人”条, 云:

昔陈四夫人, 祖居福州府罗源县下渡村人也。父谏议拜户部郎中, 母葛氏, 兄陈二相, 义兄陈海清。嘉兴元年, 蛇母兴灾吃人……时观音菩萨附会归南海, 忽见福州恶气冲天, 乃剪一指指甲, 化作金光一道直透陈长者葛氏投胎……诞圣瑞气祥光罩体, 异香绕闾, 金鼓声若有群仙护送而进者, 因讳进姑。兄二相, 曾授异人口术瑜伽大教正法……心恶其妖, 思靖其害……兄不得脱耳。进姑年方十七, 哭念同气一系, 匍往闾山学法, 洞主九郎法师, 传度驱雷破庙罡法, 打破蛇洞取兄, 斩妖为三。……后唐王皇后分娩艰难, 几至危殆, 奶乃法到宫, 以法催下太子。宫娥奏知, 唐王大悦, 敕封都天镇国显应崇福顺意大奶夫人。建庙于古田以镇蛇母不得为害也……^③

- ① “《海琼白真人语录》卷一: 元长问曰: 巫法有之乎? 其正邪莫之辨也。答曰: 巫者之法始于娑坦王, 传之盘古王, 再传于阿修罗王, 复传于维陀始王、头陀王、闾山(原注: 山在闾州)九郎、蒙山七郎、横山十郎、赵侯三郎、张赵二郎, 此后不知其几。昔者, 巫人之法有曰盘古法者, 又有曰灵山法者, 复有闾山法者, 其实一巫法也。巫法亦多窃太上之语。故彼法中多用太上咒语。”引自叶明生撰《道教闾山派之研究(一)闾山派的源流与形成》。
- ② 书全名《三教源流圣帝佛祖搜神大全》。王秋桂、李丰楙《中国民间信仰资料汇编》[(台北)学生书局, 1989年影印初版]收录日本内阁文库藏七卷本, 李丰楙提要据书中称元圣朝及新增明初年号多在洪武、永乐之类, 推估其书不晚至明末。
- ③ 《三教源流圣帝佛祖搜神大全》, 王秋桂、李丰楙编《中国民间信仰资料汇编》, (台北)学生书局, 1989年影印初版, 第179~180页。

与此故事有显著继承关系而述之更详者，有来自闾山道坛法师传世手抄本的乾隆年间重刊之明代无根子所集古本小说《海游记》^①所述陈靖姑故事，情节与《三教源流》所述“大奶夫人”故事大抵无异而叙之更详。“大奶夫人”中仅出现陈靖姑、闾山洞主九郎、陈二相、陈海清等与闾山教内或相关人物，《海游记》则在陈靖姑求道行道过程中，加入了与陈靖姑同入闾山学法，而得安胎催生救产之法的李三娘，以及得收四季瘟疫之法的林九娘，二人与陈靖姑共称三夫人，在闾山派科仪中为重要的法教人物，尤其为闾山派王姥教的法坛主角。

《海游记》虽是小说家言，但从书中对闾山教及主角陈靖姑等闾山法教代表人物的出身和正面形象的描述，以及闾山道坛法师对其传世手抄本珍视秘藏的态度，^②可以推估，《海游记》内容虽非历史上真实的闾山教事，却也相当程度地反映了闾山道法中人及其相关从人对闾山教的信仰认识，可以从中得见以其教派立场自道家门的本事及其自我定位，试据其内容略从以下四端分见之。

一、天下四教之一。书首开卷云：“天地开辟之后，人民安业，以儒、释、道、巫四教传于天下。”可见至晚在《海游记》成书时的闾山教，已明确张扬其道法以巫为本而与其他三教同等独立的身份。

二、关于其法门内规。书中闾山洞主九郎法师对求学闾山道法的

陈靖姑云，“吾此法门，男人学法男子受，女人学法女子授”^①，故由张大夫人，亦即九郎法师招为女婿的徒弟张赵二郎之妻、九郎法师之女“撒坛小姐”（雪兰仙姐）^②，传授靖姑闾山道法。以此，亦可以与闾山拔度科仪中，分别以东王公、西王母等男、女神主持男、女亡魂接受道法登度的仪式规则互注。^③

三、关于其教派自我定位。《海游记》故事开始于观音大士赴玉帝大会下界诸神而回归南海时，从云头法眼见闾山法门久沉不现，欲思扬开其教而化发为蛇妖、化甲投生为靖姑所展开的闾山学法、斗法、扬法的故事。三教搜神的大奶夫人故事也完整地提到这段缘起。以在佛、道教界均有正道地位的观音大士为闾山法教振显缘由和庇护者，闾山于此与所谓正教正道即使难称嫡庶，至少有了再造重生的关系。另外，面对与靖姑敌对的蛇妖所行毛山巫法，闾山法王则云“我闾山之法，乃真兵真剑。他毛山之法，乃虚兵虚剑。千虚难抵一真”^④，以与同属巫教之流的毛山（茅山）巫术分派正邪，闾山俨然自居巫法之正教地位。

四、关于巫法济世的功德定位。《海游记》故事中也借靖姑行道和观音之口，说明闾山道法本于慈悲却远于释教的身不由己。靖姑学成道法与蛇妖斗法得胜后，第一次行道助人就是为惨死于蛇妖毒手的粤王皇后拔殇，靖姑说：“闾山法门，专度十殇之人……将魂召入闾山诰封，方脱何地狱之灾。”^⑤从信仰者的角度来说，殇魂得度，使

① 书全名《全像显法降蛇海游记传》，明无根子集。叶明生校注是书，以《海游记》书名出版，台北：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2000。是书为叶明生在长期调查闾山教信仰中辗转寻求于各处道坛，于1997年在湖南梅城思游乡寻得，叶明生述其地点意义云：“收藏者胡氏、过录者李寿宝均世代习巫道，其祖籍均称来自江西吉安府。而江西与闽西北、西南毗邻，由于江西商人的无处不在，使得闽北等县、乡镇之江西会馆林立，《海游记》有可能经商贾渠道传入江西，而后于江西移民运动中再传湖南。另外，也有可能是闽西南之客家人传至赣南，而后随着改土归流的移民运动而迁湖南。”见第44页。

② 参见叶明生《古本陈靖姑小说之发现与研究——〈海游记〉校注引言》之“千呼万唤见真容”，叶明生校注《海游记》，第12页。

① 《海游记》，第72页。

② “撒坛小姐”，作为人物名称，甚是不通，其中应是作者据民间传说口语谐音而来。建阳县闾山教道坛称九郎法主之女为“雪兰仙姐”。很可能此为传说中人物的原名，而在口传时讹误为“撒坛小姐”。见叶明生校注《海游记》，第73页。

③ 详见下文《龙岩市闾山派王姥教道坛科仪》，本文注16、17。

④ 《海游记》，第86页。

⑤ 《海游记》，第92页。

殇亡者得以离苦，使在世亲者得以弥补对殇逝者未能善终的遗憾，对生死两路下的人之常情是最大的同情与慈悲；秉持同样的世俗同情，闾山道也在《海游记》中透过既欲显巫教亦以显佛法的观音口中说：“夫妇恩情不断，手足之谊不弃，母子之念不忘，酒食之心不戒，安能入释？……封汝为民间巫法之主，救民间诸般疾苦，十殇之灾。”^①其言虽然是对有心入释事佛的靖姑所说，所道破的入释矛盾却正是与陈靖姑同处于夫妇、手足、母子之情和酒食之欲的世俗庶众的身心处境。这或许正是闾山道法深入以情欲为哀乐之源的民间生活的现实基础，也是其民间信仰的精神写实。

书中情节描述的巫赖佛显的背景，也反映了闾山教在“振显”的发展过程中，向佛教、道教等传统宗教的价值主流取资而不改其教派本质的立场，并以向佛、道尊神俯首低头的姿态，自居四教之末而占一席之地。

二 闾山教科仪本中的“王母”与西王母^②

清代姚东升《释神》《神考》据历代文献及道藏所载，分述世称“西王母”者，可有三解：一是据《山海经》言西王母“其状如人……是司天之厉及五残”。以此，西王母是天厉残杀之气，非吉神。二是据《吴越春秋》云：“越王乃立东郊祭阳，名曰东皇公；西郊祭阴，名曰西王母。事之一年，国不被灾。据此，则祈福寿者，循习于是。”则西王母为女性阴神，掌人福寿。三是

^① 《海游记》，第104页。

^② 本节文字节录并略经修订自唐蕙韵《福建民间道教闾山派科仪本中的“王母”意涵》，发表于新疆阜康第二届西王母文化学术论坛，2012年8月。谨此感谢主办单位中国民俗学会提供交流与发表园地。

据唐五代间《集仙录》所云西王母“乃九灵太妙龟山金母，姓侯氏，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隶”，以此，西王母是为女仙总管。^①

“西王母”在后世文献及民间口传中常简称为“王母”。《太平广记》引《汉武内传》云汉武帝西行经瑶池访西王母，食三千年一结之桃^②，经通俗小说《西游记》及童蒙书《幼学琼林》等渲染^③，“王母蟠桃”印象深入人心，凡“蟠桃”与“王母”并述，所指对象即“西王母”无疑。

福建建阳闾山道坛超亡科仪本及其功德道场法事中，凡非正常死亡之男殇被拔度超升后，便封赐为“新任表官”，女殇则超升为“新任王母”，无论表官或王母，最后都在科仪法事中被调升入闾山法门，成为闾山教中的仙兵。^④ 例如：

切以道人和尚、引魂童子、押表童郎、广目鬼王，引领新任王母真魂正魄，过香汤沐浴，金罗城、银罗城、水罗城、火罗城，十二精神脚踏金桥上，谁帅接引上桥行……一引亡魂出京门……（功德道场《五台全本》）^⑤

^① （清）姚东升：《释神》卷六“吉神篇”。收入王秋桂、李丰楙编《中国民间信仰资料汇编》，（台北）学生书局，1989年影印初版，第47页。

^② 《太平广记》卷三《神仙三·汉武帝》：玉盘盛仙桃七颗，大如鸭卵，形圆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颗与帝，三颗自食。桃味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辄收其核，王母问帝，帝曰：“欲种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实，中夏地薄，种之不生。”帝乃止。

^③ （明）吴承恩《西游记》（百回本）第五回，原题为“乱蟠桃大圣偷丹，反天宫诸神捉怪”，述王母娘娘要开蟠桃盛会，命仙女采桃时，却见桃果被守蟠桃园的齐天大圣孙悟空损毁之事。《幼学琼林》卷四花木类：“王母蟠桃，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子，故人借以祝寿诞。”

^④ 参见叶明生撰《福建省建阳市闾山派科仪本》第四章“道坛科仪”，第129页。

^⑤ 见叶明生、劳格文《福建省建阳市闾山派科仪本·经科本附件·五台全本》，第657页。《五台全本》科仪内容为引亡者游五台山而入仙境。

按前述《集仙录》所云，西王母“乃九灵太妙龟山金母，姓侯氏，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隶”，则以超度殇魂得道为法事目的的功德道场，直接封敕所度女殇为“新登王母”，可谓循迹于西王母信仰。则此“新登王母”之“王母”一词，乃由“隶登仙得道女子之西王母”的对象专指名词，向“隶属西王母下之得道女子”的身份指事转化而成的泛称名词。

但是在“新登王母”出场的建阳闾山教功德类事科仪中，“王母”一词并不因“新登王母”转化了“王母”扩大为得道女子的词义，而退隐其“仙界王母”（西王母）的词义与用法。例如，前引《五台全本》之“新任王母”文，隔页，内容述道坛中道引仍不时被称为“亡魂”的“新任王母”游过黄河九曲后“抽身换骨入仙山”所见的时令风景：

二月游仙下蓬莱，众师罗列画屏开……三月游仙王母娘，暖风和气杏花排。惟有蟠桃方结实，大家荐全橘取葩。（功德道场《五台全本》）^①

在蓬莱仙界见到“蟠桃方结实”的王母娘，自然是“西王母”而非仍具亡魂身份的“新任王母”。可见“西王母”在建阳闾山教科仪中，继承甚或移植了《集仙录》中自唐五代以来的西王母形象与职能，既有蟠桃上寿的王母吉神形象，更有统隶女仙职能之于“新登王母”的发挥。

^① 参见叶明生、劳格文《福建省建阳市闾山派科仪本·经科本附件·五台全本》，第658页。

三 闾山教科仪本中的王姥和王太姥

在以“王姥”为闾山教法尊者、行者的闾山派王姥教科仪书中，一切仙界呼请、神魂冥游所到，列于众神之首而先受呼请的至尊女神，称“桃源洞主”、“桃源王太姥”或“桃园金王姥”，其后常随之“治邪王姥”、“斩邪太姥”等显然以职能为名的王姥。爰上述闾山“王母”之称既有“西王母”与“新登王母”的不同意指，考之处处称谓“王姥”的王姥教科仪中，冠以不同名称的“王姥”，其实也有不同意义的所指。由该教道坛科仪本内容看，科仪中被呼请的教法女神至少有三种角色——桃源王太姥、上中下三宫太姥、临水三位夫人（陈李林）等，其现踪行迹，可由以下科仪内容略见一斑。

稽首皈依大罗道德尊，三界最有灵……稽首皈依桃源王太姥，闾山官典众曹僚。（《五灵醮科上卷·普请》）^①

一心奉请桃园洞主，王姥金仙。上宫治邪王太姥，中宫斩邪太姥娘，下宫诱邪胡贵女。（《五灵醮科中卷·造桥大请》）^②

奉送老君骑白马，回转羊角五台山。王姥娘娘请回桃源洞，三宫打马回转闾山，三位夫人归临水。（《大谢祈禳神》）^③

^① 叶明生：《福建省龙岩市东肖镇闾山教广济坛科仪本》第二部分“经科本附件·五灵醮科上卷”，第63页。据叶明生观察，“五灵教”与“王姥教”是不同教法，但它与“王姥教”由于长期相处，也发生了一些衍变和同化。二者在醮事中是混合交叉在一起的，要想截然分出异同是有困难的。见是书《贰·坛班道士·闾山教中的“五灵教”》，第49~50页。

^② 叶明生：《福建省龙岩市东肖镇闾山教广济坛科仪本》第二部分“经科本附件·五灵醮科中卷”，第84页。

^③ 叶明生：《福建省龙岩市东肖镇闾山教广济坛科仪本》第二部分“经科本附件·大谢祈禳神”，第205、207页。

三清上圣临法会。十极高真临法会。桃源王姥临法会。闾山教主临法会。三坛尊圣临法会……（祈禳发申一宗）^①

从文中可见，闾山曹僚、上中下三宫太姥、临水三位夫人（陈李林）等，甚至闾山教主，总是随行在“桃源王太姥”或桃园洞主、桃源王姥之后。

关于这几种角色的关系及其名谓称义，按上引龙岩道坛科仪书之调查整理暨研究学者叶明生先生所解，云：“龙岩闾山教的信仰神祇中，除太上老君、闾山法王外，王姥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这里的王姥有两层意义，一是‘桃园金王姥’，传说中陈靖姑闾山之师；一是‘三宫王太姥’，是王姥之化身。……据师公们说：这三宫王太姥即是陈、林、李三夫人。”^②

叶明生先生为研究闾山教深入各地道坛寻访熟悉其信仰生态的资深学者，其二说释义，自然都有所依据。前说谓“桃园金王姥”为陈靖姑之师，在其亲自发现并整理校注的本文前述古本小说《海游记》中，陈靖姑学法乃师从闾山法主之女张大夫人“撒坛小姐”；后说乃直接引据道坛科仪施作者师公之说法，具有当事者观点。

叶氏前说中的“传说中陈靖姑闾山之师”，考诸闾山道坛科仪书及《海游记》，以及叶明生在福建方志检得的地方传说资料，“传说中陈靖姑闾山之师”，至少有三个对象。其一为《海游记》中叶明生考为方言音讹“撒坛小姐”的“雪兰仙姐”，在建阳闾山科仪本中列

① 叶明生：《福建省龙岩市东肖镇闾山教广济坛科仪本》第二部分“经科本附件·大谢祈禳神”，第208页。

② 叶明生：《福建省龙岩市东肖镇闾山教广济坛科仪本》之《贰·坛班道士·闾山教中的“王姥教”》，第50页。

于闾山宗祖第四名，^③ 此外两个传说如下：

守元食牛山中，靖姑餉而遇馁姬，即发其簞饭饭之，别以食进兄。姬因托身靖姑，姑以母事之。姬尝病疽，靖姑跪吮。姬死，靖姑以棺殮毕葬……忽见前时馁姬云衣月帔立而笑曰：儿来何暮？遂授以秘术，居岁余归家。^④

这个出自方志记载的老姬授法传说，情节神似仙人考验凡人度化入仙的民间故事，靖姑得法过程平易，场景具有农村风味，显得亲民且质朴，故事的道法意味和相关背景比较淡薄，老姬作为非凡角色的象征因缺乏知名或具名神仙的衬托而缺乏形象基础，面貌模糊。这个地方传说或许不足为闾山教形塑其教主老师的根据，但至少反映了当地民众对靖姑得法有其非道统因缘的法外师承印象吧。针对这个印象，《海游记》之外，闽东、闽西等其他道坛和宗教傀儡戏中，靖姑之师的具体身份为闾山法主许九郎之妹，或名张九娘，或名王五娘。^⑤ 从法主之女或法主之妹，以及名姓的出入不一，反映出此人物背景的不确定性；但其教主之师的角色身份之一致，显示其宗教系统中对此身份象征人物的需要。然而，不论是无名老姬、法主之女或之妹，以教主老师的身份而在神班中仅次于三清十极的上圣高真而凌驾于其兄或其父闾山法主之座前，在传统社会熟悉的“天地君亲师”

① 雪兰仙姐，或作雪兰仙姊，见于建阳闾山派保护法事科仪《少谢本·新开闾山宗祖》：“说起洞主有言因……老君便问交名姓，江州姓徐名甲城。老君当时随带去，教他罡法教良民。……陈毛江水绕闾山。九郎洞主为弟乙，威迹金刚弟二名。连公师卓弟三位，雪兰仙姊第四名……”大奶夫人七姊妹等列其第十名之后，无次第名位。见叶明生、劳格文《福建省建阳市闾山派科仪本》，第767页。

② 叶明生、劳格文：《福建省建阳市闾山派科仪本》，第372页。

③ 叶明生：《闾山派中的王母信仰》之“王姥教中的法神王姥”，参见叶明生、劳格文《福建省建阳市闾山派科仪本》第九章“相关问题之研讨”，第373页。

的伦理次序上，都不太近于常态。若非闾山特尊教主之师甚于道法之源的法主地位而独行于传统伦理之外，就是以为其教主之师的“太姥”另有其身份出处。

另一明确指为靖姑传罡授符的，是建阳闾山派永兴坛科仪本《奶娘法忏》所述的沉毛江龙：

昔日夫人初诞世，幼年聪俊有权衡。才通二八便超群，念欲集巫除鬼祟……复诣温州德化县，为言道法不通灵。沉毛江口遇江龙，传得罡符诸误印……彼处随流三载受，参师历遍万千人。救产扶生功莫测，驱邪治病法无边。^①

据此内容，对照叶氏所云师公说法，则“桃源王太姥”等名称也有可能意指此江龙，形象特征相距于法主之女或之妹与“王姥”的形象联想更远，却是更直接地见于其教内科仪的证据。除非传罡授符不足为其称师的根据，然则在其教内小说和宗教戏剧的法主之女、之妹为靖姑师的叙述中，也只有概括述云传授其闾山法以救产或治邪等，而闾山法术中，步罡行符正是具体施作于各种救度的手段。毛江龙在此科仪文中，是为靖姑之师无可置疑，但并未见该道坛科仪和其他闾山教文献曾云此江龙为“王太姥”或法主女眷的化身以与靖姑之师传说呼应。是故所谓“‘桃园金王姥’，传说中陈靖姑闾山之师”说，尚存不解之疑。

至于“‘三宫王太姥’即是陈、林、李三夫人”的说法，复核叶氏所指师公所属道坛科仪本《王母行罡》中，同时提及所谓三宫王太姥和三夫人的科仪内文最具代表性段落如下：

① 《奶娘法忏》。参见叶明生、劳格文《福建省建阳市闾山派科仪本》，第463页。

拜请上宫治邪王太姥，中宫斩邪太姥娘，下宫诱邪胡贵女，七十二宫厢女娘。亲身下坛扶弟子，加扶弟子出行罡。拜请福州三山苦田县，林水广福三夫人。三位夫人亲身下坛扶弟子，加扶弟子出行罡。拜请王姥山前逻纬兵，姥娘山后逻网将……（《龙岩市王姥教科仪本·祈禳全册·王母行罡·先告神》）^②

注意到此段引文的拜请起始句，每一段拜请所请之神并不重复，似乎也无必要以异名同时指向同一神体重复声请之。又据一般科仪拜请神灵通常由高而低、由先而后的规则，文中每一句拜请，所请者应是名实各自独立，且按地位依序而下的神灵，如引文中第三段拜请的兵与将，显然是随从于前请太姥与夫人的随从兵将。按其规则，文中上宫、中宫、下宫等三宫太姥的呼请之后，紧随在后呼请的三位夫人，应也是彼此独立不相重叠的身份，并非异名同指。依此对照叶氏所云师公们说“三宫太姥”就是陈、林、李三夫人，就不无矛盾了。那么“三宫太姥”是谁？

考诸闾山派王姥教科仪本，不难发现“上中下”三界和三宫观念，遍布其科仪法事的结界布局中，例如：

拜请上、中、下界云仙、玄境、水晶宫中请直符。拜请今年今月今日当时三界灵通奏报直符使者……拜请上元张天尊、中元李天尊、下元梁天尊，泗洲三座良天尊，上中下元法主法曹官……（《龙岩市王姥教科仪本·小香供》）^②

① 叶明生：《福建省龙岩市东肖镇闾山教广济坛科仪本》，第219页。

② 叶明生：《福建省龙岩市东肖镇闾山教广济坛科仪本》，第219页。

文中明白直指各与上、中、下界对应的三宫名称各为云仙、玄境和水晶宫。相类的“上中下”三界、三元或三宫观念与文字，也常见于建阳市闾山教道坛科仪中，例如：

上通金阙天曹界，下透龙宫水府前，中透闾山诸洞府，普同相请赴明香。（《祈安醮仪·接军全本·保护法事·寿诞献酒斩关破煞》）^①

这段科仪文恰可注解前引龙岩市王姥教科仪文中，上界“云仙”宫之于天曹界、下界“水晶”宫之于龙宫水府，以及较不易确解的中界“玄境”宫之于闾山诸洞府。从闾山派各种科仪本内容归纳，可见其“上中下”三界三宫的分界观，上界天门即所谓天曹真仙领域，下界地府和水府即亡魂鬼邪所在，中界是人门和闾山洞府所在。所以在闾山道法科仪中，三宫、三元、三路等上、中、下的叙述，经常对应其三界观的领域结构而出现：

五方圣贤闻奏了，再奏下界海龙王……五海龙王闻奏了，再奏中界神明宫……中界圣贤闻奏了，师男谨谨奉天达。勾赦书奏上天，一重天、二重天、三重天，三三原来草成九，奏上六曹九重天……一重门、二重门，三三原来草成九，奏上六曹九重门。（《功德道场·奏赦给勾》）^②

狮槌化为刹鬼枪，上路来时上路通，中路来时中路通，下路来时下路通。路上有人相借问，儿孙万代护王公。（《祈安醮仪·

送神本》）^①

神娘排坛受香火，花坛王母镇仙坛，上坛尊神镇上场，岳主三郎镇下坛。（《祈安醮仪·文书全本·男表第一匝》）^②

敬到天门朝帝主，中斗原来正光明，地户双女来接表……王母排兵到西方，天门星斗正光明，中宫三台常朗照，也从地户起天罡……华盖星官上天堂，三台星宿镇中央，双女星官居地户，木德星官胜东方……（《祈安醮仪·文书全本·女表州歌第一匝—第四匝》）^③

一声龙角开天门，天门师主黄一郎……再请龙角应地户，地户师主吾二郎……三声龙角应人门，人门法主郑三郎……上元花幡姜女置……下元花幡刘全置……中元花幡老君置（《功德道场·表辰奏赦本》）^④

上界痘身何人把？三十六员天将把痘身。中界痘身何人把？大奶夫人把痘身。下界痘身何人把？王母七娘把痘身。（《保护法事·破胎全本》）^⑤

可见三界、三宫等，是闾山道法对灵界所属领域的象征性叙述，而治邪、斩邪、诱邪的所谓“三宫太姥”，也是驱邪的祈禳科仪中，对三界领域各司其职的执事者象征性的指述，而未必是“陈、李、林”三位夫人；按上述科仪文的叙述归纳其教法职司原理，即便“陈、李、林”三位夫人在“三宫太姥”之中，也仅是列位中宫者，而非各司于上、中、下宫的三宫太姥。

① 叶明生、劳格文：《福建省建阳市闾山派科仪本》，第495页。

② 叶明生、劳格文：《福建省建阳市闾山派科仪本》，第450页。

③ 叶明生、劳格文：《福建省建阳市闾山派科仪本》，第454页。

④ 叶明生、劳格文：《福建省建阳市闾山派科仪本》，第674、679页。

⑤ 叶明生、劳格文：《福建省建阳市闾山派科仪本》，第799页。

① 叶明生、劳格文：《福建省建阳市闾山派科仪本》，第503、781页。

② 叶明生、劳格文：《福建省建阳市闾山派科仪本》，第682~683页。

那么“太姥”“金姥”“金主”何以冠称桃源？与蟠桃金王母之西王母关系如何？

在这些以闾山王姥为皈依的王姥教派科仪本中，并非全然不见传统道教意义上的“西王母”身影。源出《吴越春秋》之“东皇公、西王母”组合而能赐人福寿的西王母，在这里的科仪本中，以“西姥娘”之称呼现身：

告禀太上五灵尊主八仙君，桃源洞主三师母，闾山府内九郎神……召兵种花王太姥/太姥娘，召兵种花到东方……东营军，栽起东方青帝青花园，青帝花园先栽起，枝枝叶叶养孩儿……东王公，西姥娘，秤顶仙姑作证明……正月花名栽过了，看见二月花有红。东王公，西姥娘，秤顶仙姑作证明……一年四季月又冬，一年春去一年逢。臣请闾山门下，添花种柳三师童子，东王公下来添起东方青色青花园，西姥娘下来栽起西方白色白花园。乌红赤白尽栽起，枝枝叶叶养孩儿。（《祈禳册全集·栽花》）^①

《祈禳册全集》是为刚成年子女“过关度厄”而举行的大型仪式“开花园”的内容。“花园”乃生命根基所在，“栽花”是祈过关者多多开花结籽，男花为白，女花为红。“东王公，西姥娘”在此出现的角色，一是作为“花园”已有栽起的见证人，二是为花园添花扶枝的守护者。若说“东郊祭阳为东皇公，西郊祭阴为西王母”而以此求福寿，为《吴越春秋》以来的“东皇公，西王母”信仰，龙岩闾山教的“栽花”科仪以培植生命的见证和守护者诠释的“东王公，

^① 叶明生：《福建省龙岩市东肖镇闾山教广济坛科仪本》第二部分“经科本附件·祈禳册全集·栽花”，第228~230页。

西姥娘”，与主司福寿的“东皇公，西王母”在祈求生命延续的主旨和职守意趣是一贯的。可见“西王母”与“西姥娘”实指对象并无不同，“王母”与“姥娘”在此只是方言称呼上的差异。

“西姥娘”即“西王母”若可信为方言音转，则“金王姥”、“王太姥”、“王姥娘”究竟与执行法教之王姥有何区分与关联？在具有神明身世的揭示或定义性质的法神咒语“王姥咒”中，有一段值得玩味的描述：

焚香奉请仙宫王太母，身骑宝马出天门，收斩酆都六洞鬼，七十二宫相随行。马上抛刀并舞剑，鬼头落地乱纷纷。我娘身貌而明月，北斗七兴（星）照娘行。我娘原是杨（扬）州使，身形回转北浑军。超袂罗裙过东海，遥望东海海龙王。龙王借问何家女，原是西宫太姥娘。吾奉仙宫太母亲降临，敕到奉行，火急如律令。（《咒语卷·王姥咒》）^①

“收斩酆都六洞鬼”是闾山道法收妖除鬼的特征，也是王姥教之“王姥”本分职务，故此“仙宫王太母”为王姥咒主角无疑。但当“龙王借问何家女”，下示“原是西宫太姥娘”时，“王姥”的出身出处除“桃源金洞”“闾山”和斩邪之“上宫”“下宫”外，在“王姥咒”中又透露出科仪文中很少提及的“西宫”本家。“西宫太姥娘”与“西姥娘”是否相同或相关，即或暂不能在意思简约的咒语中得出结论，但为王姥教中一贯以至尊地位出现的“桃园金王姥”，增添了彼此互注的联想空间。

^① 叶明生：《福建省龙岩市东肖镇闾山教广济坛科仪本》第二部分“经科本附件·咒语卷·王姥咒”，第473~474页。

四 结论

前述闾山教科仪书中王母与西王母、王姥与西姥娘的关系，叶明生先生于其研究成果中，均曾有所讨论。关于闾山派中的王母信仰，叶氏认为：在与道教闾山派相关的社区信仰及法事活动中，王母或称王姥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然王母或王姥却不一定与神话中的西王母有什么联系，而是巫道教派或祭祀中一个有特殊含义的法神。^①关于王姥咒文所说的仙宫王太姥原是西宫太姥娘等情况看，都很难实指其为何神。其神之名姓，询之道坛师公，无一能说明，仅说是陈靖姑的师父、王姥教之法神而已。可见，王姥只是此一道派夫人教最高女神，并不说明王母或王姥与西王母有必然联系。^②因此，以叶先生的看法，认为闾山教但云王母、王姥等词，容或有几处与神话传说中的蟠桃会之王母和道教西王母不无关系，但王母或王姥之产生于丧葬祭祀，应是先民巫风遗俗的余绪，或受畚族王母崇拜的影响。^③

总是与闾山法主在坛头请神仪式中，先于临水三夫人或三宫太姥出现的桃源王姥，为何出自桃源以及桃源所在何处，在闾山科仪中，或有对闾山、毛山等巫教圣地的说明，但从未有针对桃源的说明。若设桃源一如闾山，为闾山教内独占圣地，自然不可无注；若桃源之于桃源洞主，一如武当之于玄天上帝，是为道法表征众所周知的属籍所在，自然亦可不待言而无说。所以，桃源洞主、桃园金王姥之桃源、桃园之无所解说于闾山科仪中，不论原始闾山教是否另有所指，其不同于西王母蟠桃园的桃源、桃园圣地所在，其教内、教外诸众，都不

易对桃园金王姥排除与蟠桃园西王金母的联想。闾山道法尊神与道教尊神，遂于形象、职能、名称的诸多暧昧重合，产生若即若离的似同而非一的想象空间。一如《奶娘宗主》、《奶娘法忏》等闾山教科仪本和教派小说《海游记》中，观音投胎入凡或化甲入胎成神的陈靖姑神话，与佛教神圣若合而分的关系同出一辙。在佛、道教各有知识分子或政朝力量支持的宗教主流中，闾山教以佛、道尊神置顶而行其不受佛、道制约的巫法自由，既有其教法独衷的信仰特征，也反映其应制权变保存生命活力的民间性格。

（编辑：鄂崇荣）

① 叶明生、劳格文：《福建省建阳市闾山派科仪本》，第368页。

② 叶明生、劳格文：《福建省建阳市闾山派科仪本》，第374页。

③ 叶明生、劳格文：《福建省建阳市闾山派科仪本》，第369页。

《中国民俗学集刊》征稿启事

《中国民俗学集刊》是由中国民俗学会业务指导、青海省民俗学会主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学术性集刊，主要栏目有“民俗学与国家战略”“民俗文化研究”“田野调查”“书评与序跋”等。诚邀海内外学术同行赐稿支持。

来稿要求：

1. 自觉遵守学术伦理，保证论文原创性，行文符合学术规范，参考文献和注释等要素齐全。

2. 论文观点独到、论述严谨、资料翔实、数据可靠、语言精练、言之有物，字数在 10000 ~ 25000 字为宜。本刊编辑部对每篇来稿都有回复，请勿一稿多投。

3. 论文需有摘要和关键词，以及作者供职单位、学位、职称和研究方向等。

4. 每期确定一个研究主题进行集中讨论。拟陆续编辑“西北花儿研究”“山水信仰文化”“土木民俗文化”“人生礼仪”“语言民俗文化”“火信仰文化”等专号，欢迎作者根据专题赐稿。

5. 投稿邮箱：zgmsxjk@126.com；联系电话：13897413038，联系人：霍福。

《中国民俗学集刊》编辑部

2014 年 7 月 2 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民俗学集刊. 2014 年. 第 2 期/赵宗福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 - 7 - 5097 - 7407 - 6

I. ①中… II. ①赵… III. ①民俗学 - 中国 - 丛刊
IV. ①K892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82449 号

中国民俗学集刊 (2014 年第 2 期)

主 编 / 赵宗福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任文武

责任编辑 / 贾宏宾 王凤兰 王 颀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出版分社 (010) 59367127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147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7407 - 6

定 价 / 4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